

罗杰·格林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 6 讲，加尔文神学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关于加尔文神学的第 6 节课。

那么，我们将继续前行。让我们祈祷，然后开始。

我们仁慈的主，我们又要停下来，开始新的一周，我们为此而感恩，我们满怀感恩地期待成为彼此的好老师，相互学习，努力理解这些内容，并将其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和生活中，并以这种方式去解决它。我们感谢那些忠于您、忠于圣经、忠于您的教会的人，感谢基督在世上的身体；我们感谢他们。

我们现在谈论的就是约翰·加尔文这样的人。因此，我们祈祷您不仅能与我们一起参与本课的讨论，还能参与我们今天的所有课程以及整个星期在戈登举办的所有活动，从而让基督的身体得到加强，也让我们作为个人得到加强，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相互交流，让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希望您能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成熟。因此，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迎接本周的开始，我们向您表示感谢，我们奉主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好的，希望您度过了愉快的一周，我们现在应该在这里。这是第二讲，约翰·加尔文的神学。

所以，我们先讲了加尔文的生平，然后讲了他的工作。我们讨论了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然后我们讨论了他的神学。所以，这只是一种提醒，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天没在一起了，但只是提醒一下，我们对他的神学做了相当长的介绍，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制度以及制度的原因，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是什么告诉他的，以及当他塑造制度时是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谈了一点。我们试图做的是，我们试图处理他与罗马天主教会意见相左的神学问题。记住，罗马天主教会并没有像驱逐路德那样驱逐他。

他自愿离开了罗马天主教会，投身改革运动等等。但有些问题、有些事情他持异议，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人性教义。我们谈到了这一点。

第二是上帝的教义，他们对上帝的理解。我们讨论过这个。第三是对教会的理解。

如果你能提醒我一下，按照教会的理解，我认为我们最后要做的就是讨论教会的职责。我们讨论过职业，不是吗？我们讨论过所有信徒的祭司职位。我们对这两件事进行了区分。

对吗？大家都明白了吗？然后我们谈到他如何看待牧师，即以牧师为职业的人。他非常尊重这个角色等等。基本上，有两个职位：牧师教师的职位和执事的职位。

我们提到过吗？我们提到过。这就是我们的结局。这就是我们的结局。

很好。这让我们继续讨论第四点，即教会的教义，这又让我们讨论圣礼。因此，我们讨论的是教会，当他谈论教会时，他确实必须处理圣礼的性质。

就这样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来谈谈宿命论和两个王国。好的，让我们谈谈圣礼。首先，加尔文否认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七项圣礼。

下节课讲到特伦托会议时，我们会看到，教会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七项圣礼。而加尔文否认有七项圣礼。加尔文说只有两项圣礼。

有洗礼圣礼，也有圣餐圣礼。这是两项圣礼。那么，为什么他说只有两项圣礼呢？基于什么？基于圣经。

根据圣经，他没有在圣经中找到其他五项圣礼的依据。他只找到了这两项圣礼的依据。因此，他马上就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就圣礼的数量与教会争论。

现在，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圣礼方面，他确实与改革传统、新教传统的圣礼有分歧，那就是茨温利。他对圣礼持中间立场。他基本上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圣

礼观念（尤其是主的晚餐）和茨温利的圣礼观念（尤其是主的晚餐）之间采取中间立场。

茨温利是新教徒，所以他相信洗礼和圣餐。但在罗马天主教方面，在茨温利派方面，茨温利认为圣礼是象征性的。这些都是象征。

我们施洗作为一种象征。我们举行圣餐作为一种象征。但它们只是象征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象征性的。

加尔文不相信这一点。加尔文认为，洗礼和圣餐中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洗礼和圣餐象征着某种东西。这里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确实与茨温利争论过。当然，当谈到罗马天主教会时，当谈到主的晚餐时，他与罗马天主教会争论过，因为在主的晚餐中，茨温利认为它只是象征性的，而罗马天主教会则教导说圣餐实际上是基督的身体和血。它确实是基督的身体和血。

当牧师宣告祝福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加尔文无法相信圣餐的这种说法。所以，这被称为变体论。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变体论是指物质实际上转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罗马天主教会教导说，意外事件保持不变。意外事件是外在的：它闻起来像面包，尝起来像面包，看起来像面包，闻起来像葡萄酒，尝起来像葡萄酒，看起来像葡萄酒。

这些都是偶然。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神学中面包和葡萄酒的外表。这就是面包和葡萄酒的外表。

但其本质已经改变，其本质已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因此，加尔文所做的是采取中间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就他而言，我们可能之前讨论过或提到过另一个词，那就是经院哲学。就他而言，罗马天主教的变体论概念来自经院哲学传统。

他不认为变体论符合圣经。因此，他认为这又是一种对圣经教义进行哲学推理的例子。因此，加尔文重视洗礼和圣餐，但肯定是在茨温格利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采取中间立场。

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一一列举。说到洗礼，对加尔文来说，洗礼就是进入新社区。你被带入新社区。

你被带入了地球上基督的身体。洗礼对加尔文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私人经历。这是一次社区经历，因为社区围绕着你，并立约将你培养成基督的模样等等。

所以，洗礼对加尔文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入会仪式。现在，说到圣餐，他在圣餐方面采取了介于茨温利和路德之间的中间立场。同样，对于茨温利来说，圣餐只是一种纪念。

这只是象征性的，对加尔文来说并非如此。对加尔文来说，这里正在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加尔文来说，基督在主的晚餐中出现。好的。那么，这与路德有什么不同？路德在主的晚餐中教导这一点，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了解你们所有的传统。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路德教背景。也许你们是。如果你有路德教背景，你就会知道这一点，或者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但路德教导说，当你领受圣餐时，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与你一同领受圣餐。所以，祂就在你面前。祂全然在场。

对路德来说，主的晚餐上确实有基督的存在。好吧。加尔文过来说道，好吧，我不同意茨温利的观点。

这不仅仅是一个纪念馆。这不仅仅是一个回忆。确实有事情发生了。

但另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路德的观点。我不同意路德的观点的原因是，就加尔文而言，基督仍然坐在天父的右手边。因此，你不能让基督坐在天父的右手边，也不能让他每次举行圣餐或主的晚餐时都出现。

所以，事实并非如此，加尔文说。所以，说到圣餐，加尔文是这样认为的。加尔文认为圣餐会带你进入基督的面前。

现在，你无法推理这一点。你不想成为一名学者，说，我要告诉你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但对于加尔文来说，当你领受圣餐时，你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基督面前，因为你已经被带到了基督面前。

所以，他在改革者中采取了中间立场。他在茨温利和路德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这只是一个纪念，路德和基督已经降临。加尔文说，不，我要站在中间。

我要说的是，你已经信奉基督了，但我们无法定义这一点。但你凭着信仰相信它。因此，毫无疑问，这两个圣礼对加尔文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他在人数上与罗马天主教会意见相左，在变体论方面与罗马天主教会意见相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重新定义了洗礼和圣餐的含义。好吧，这就是他对教会的理解，以及关于教会、教会生活等各种问题。关于这一点，关于他对教会和教会生活、教会职务、教会圣礼等的看法，还有什么疑问吗？有什么问题吗？是的。

是的。对加尔文来说，洗礼是进入新社区的入门仪式。你将被带入一个新社区。

这就是基督在世上的身体。但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不是一次私人经历，因为他和路德一样相信婴儿洗礼。这不是一次私人经历，而是一次社区经历。

因此，整个社区都会见证并承诺以信仰等方式抚养这个孩子。但这是一种启蒙。这对……有帮助吗？是的。

现在，如果你来自长老会背景，如果你来自加尔文教背景，也许你在婴儿时期就受洗了。也许在课程结束时，我们可以了解你们的背景，是否受洗等等。还有其他关于教会的问题吗？好的。

好吧，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不得不谈论宿命论。约翰·卡尔文就是个例子，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讨论。那么，宿命论，我们如何谈论卡尔文的宿命论教义呢？在讨论两个王国的教义之前，我们需要谈论很多内容。

好的。那么，在开始之前，我要把班级分成两半。你们就坐在你们原来的位置。

我必须在这里做出判断。我不知道。我想我会做出这个判断，因为这边有两位优秀的女性。

那么，让我们把班级分成两半。然后我只想解释一下这一点。然后我会继续解释他的宿命论。

这节课分成两半。好的。在这边，你们早在时间开始之前，在创世之前就被上帝注定要被拯救和救赎。

另一方面，你们这些人在创世之前就被上帝注定要被诅咒，因为加尔文相信双重选举，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那么，你对这些得救并进入教会的人应该持什么态度呢？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你的态度应该是，我很高兴上帝的恩典以这种美好的方式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你应该在这里欢欣鼓舞。

现在，你会高兴吗？不，你不太可能在这群人中高兴。而且，你不太可能高兴的事实表明上帝一直诅咒你是对的。所以，他选择你是对的，因为你是如此的脾气暴躁。

现在，你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就会在那里。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就会在这里。但靠着上帝的恩典，你被选中了。你的态度也是，当你看到这些被选入地狱的人时，你也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下地狱。

上帝拯救了一些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所以现在，让我们把你们重新聚在一起，不要在这里分裂阶级。但这是一场双重选举。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将通过三点重要的介绍性评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将尝试了解他的宿命论的一些绝对特征。所以，三点介绍性评论。

第一，这不是加尔文最重要的教义。你不应该用约翰·加尔文的宿命论来评判他，因为你很可能不同意他的教义。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同意。

我不知道。但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不应该用这个教义来评判加尔文。

这个教义其实深藏在《基督教教义》中。你要读几百页才能读到他的选举教义。所以，你需要记住这一点。

这很重要。不要仅凭这一教义来评判加尔文。还有其他精彩的教义等等。

这是第一件事。好的。你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是，这被称为双重选举，因为圣奥古斯丁相信宿命论。

马丁·路德相信宿命论。然而，他们相信宿命论，即那些将要得救的人是被拣选的。所以这是一种单一的宿命论。

左派只能靠自己了。他们没有加尔文那样敏锐的双重选举思想。于是加尔文出现了，他相信奥古斯丁。

他相信路德。但他说我们必须更加明确这一点。我们必须更明确、更符合圣经地定义这一点。

所以，他相信双重选举，而不仅仅是奥古斯丁或路德的选举。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好的。

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教义中，加尔文真的相信他是在捍卫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自由。如果你想用这个词，他是在捍卫上帝的荣耀，当他谈论宿命论时，他是在捍卫上帝的自由。好的。

说完这三点，我们来谈谈宿命论。首先，加尔文是创世之前就被选出的完美典范。他有完美的典范。

那么这个完美典范是谁呢？耶稣基督。基督是选举的完美典范。所以，我们眼前就有了这样的人。

他说基督是选举的镜子。所以，如果你要相信宿命论，你不必看得太远。你只要看着基督，因为他是选举的镜子。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因此，我们要注意关于这一教义的另一件事，那就是选举与信仰的关系。这对约翰·加尔文来说非常重要。选举与信仰有什么关系？首先，一个人被选举，然后上帝赐予他们信仰的礼物来接受选举。

那么，选举与信仰有什么关系呢？选举是第一位的，然后信仰作为上帝的礼物随之而来。所以，对加尔文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相信上帝和上帝所做的一切。不是的。

唯一有信仰的人是被选的人，能够接受上帝赐予他们的选举。所以，选举是一种礼物，信仰也是一种礼物。所以，对于加尔文来说，这两件事非常相似，它们有点相辅相成。

好的，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件事是教义本身。选举和善行有什么关系？嗯，对于加尔文来说，选举与善行无关。任何被选举的人，我不会再指出这个班级的这一边，因为我们把你们都归为上帝的圣徒，但任何被选举的人，他们不是靠他们的善行被选举的。

上帝根据他自己的主权意志来选举他们。他不是因为他们工作出色，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或诸如此类的原因而选举他们。现在，一旦他们当选，上帝就会保佑你，而善举也会随之而来。

他们会想要行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孩子，但他们行善并不是为了寻找上帝。现在，加尔文在这里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整个忏悔制度，因为他认为整个忏悔制度是一种善行，人们行善是为了寻找上帝或保持上帝的恩惠或诸如此类。加尔文不喜欢这样。

他对此并不满意。所以，选举和善行是相辅相成的，但结果是相辅相成的。善行会随着你的选举而来。

加尔文在教义方面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你能确定你是神的孩子吗？你能确定你是选民吗？他会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答案是，是的，你可以。你可以确定，答案是通过圣灵的见证。

任何信徒都可以通过圣灵的见证获得确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尔文的选举教义就是要给人们一种确信的教义，或者不是确信的教义，而是让人们有一种确信的感觉，即他们确实是上帝的孩子。这是该教义的部分原因。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讨论的问题。宗教改革的战斗口号之一是什么？因信称义。但另一个是什么？那就是确信。

改革者们确信，他们曾经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徒的一部分，他们确信那些人没有确信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加尔文想要给人们确信。他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圣灵的见证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好的，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那些在整个教义中被诅咒的人，那些被诅咒的人，他们为什么被诅咒？他们被诅咒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孽。他们被诅咒是因为他们反抗上帝。

因为全人类都在反抗上帝，所以事实上全人类都应该受到上帝的诅咒。上帝会选择任何人获得救赎，这真是太棒了。

他这样做是他的荣耀。但是，加尔文在整个选举学说中，讲述了关于罪、我们对上帝的反叛以及我们理应受到上帝惩罚的故事。我们都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上帝的恩典，有些人被选中获得救赎，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救赎。

好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件事。所有这些预定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现在，请记住，我们之前说过他受到了唯名论者的影响，但我们记得唯名论和哲学，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唯名论者的影响。

但在拣选论上，他与唯名论决裂。他与唯名论者意见相左的地方是什么？你还记得神学唯名论者的类型和与他们决裂的地方吗？就是在这里。它体现在拣选论上。

好的，我再重复一遍，他与他们断绝关系的地方是唯名论者教导说，无论如何，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无论你怎么想，它都是正确的。它是上帝的旨意。

加尔文不同意这一点。他没有在《圣经》中看到这一点。他说上帝的旨意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它是正确的，因为它体现在正义中。

它体现在仁慈中。它体现在爱中。所以上帝的旨意以这些方式向加尔文展现。

所以，他不会像唯名论者那样说，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不管怎样，它都是对的。你只需要相信它，不，他不会这么说。

他会说预定论和选举论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体现了上帝的公正。它体现了上帝的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上帝的仁慈。

这就是他与唯名论者决裂的地方。他试图更符合圣经。所以，对加尔文来说，上帝不是任意的。

瞧，唯名论者有一个任意妄为的上帝。上帝做他想做的事，就这样。不要问任何问题。

有点武断的上帝。对加尔文来说，上帝不是武断的。他所做的这件事并不是武断的。

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上帝在选举和预定方面的旨意，但我们不可能全部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上帝的行事方式妄下结论。不，这里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但我们不可能全部理解。

毫无疑问。在选举问题上，你不可能理解上帝所有的旨意。如果你试图理解一切，加尔文称这是无谓的猜测。

如果你陷入了无谓的猜测，你就无法理解这一切。现在，这里还有几件事。那么，选举和预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上帝预知一切，不是吗？选举和预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吧，加尔文认为谈论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加尔文来说，拣选是第一位的。拣选是第一位的。他拣选那些将要得救的人。

他拣选那些将要失丧的人。因为他已经拣选了他们，所以他预知谁将得救，谁将失丧。你看，有些人试图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好像上帝预知谁将得救，谁将失丧，因为他通过他们的信仰看到了现在的一切，因此，他拣选了他们。

因此，有些人说预知是先来的，因为他预知，所以他拣选。加尔文说，不，这是倒退。理解这一点的正确方法是，拣选是先来的，因为他现在被拣选了，所以他预知，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

最后再说一件事。你应该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加尔文的选举论感到满意。甚至有人相信加尔文教导的其他东西，但他们对选举论并不特别满意。

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高兴？他们对选举论有什么不满？好吧，有三个问题。所以，即使在加尔文时代，也有三种主要的反对这一教义的论点。好吧，第一种是加尔文的追随者西奥多·贝扎的代表。

让我来看看这里的文件摄像机。第一个是，这是贝扎继加尔文之后的第二代改革者，所以可以说是第三代改革者。这是贝扎的选举学说。

注意底部。上面说西奥多·贝扎的图表代表了人类救赎的逻辑顺序，展示了神圣的选举法令，当然都是拉丁文。现在，它在这里。

现在，只要看一下，这看起来是不是像教堂长凳上的人能理解的那种简单的牧师式、圣经式的选举理解？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这一点。

但加尔文的宿命论却走向了那里。讽刺的是，加尔文试图远离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那种试图理解一切的中世纪世界，你知道，针尖上有多少天使在跳舞之

类的东西。当他试图远离经院哲学时，他的追随者们用非常非常详细的方式解释了这一教义。

这对坐在教堂长凳上的人没有帮助。这不是牧师用来帮助坐在教堂长凳上的人的事情；它全是用拉丁文写的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加尔文似乎想远离的正是经院哲学，而他那些试图捍卫预定论的人所陷入的正是经院哲学。所以，贝叶斯试图解释这一教义似乎比圣经允许的要详细得多。所以这是这方面的完美例子。

这是第一种批评。好吧，加尔文当时对教义的第二种批评是，尽管他认为教义为人们提供了许多保证，但实际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焦虑，因为人们总是说人们被选出来是为了得救。人们被选出来是为了被诅咒。

也许我是被诅咒的人之一。也许我不是被拯救的人之一。无论如何，只有上帝最终知道。

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现在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好吧，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历史例子，那就是马丁·路德。当马丁·路德确实相信宿命论时，当马丁·路德开始思考与自己有关的宿命论时，这并没有给他任何保证。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被诅咒的人之一。所以，路德本人就是这个教义的传授者，不像加尔文那样，因为他没有传授双重选举，但是路德本人就是这个教义的传授者，然而他却觉得自己被选中被诅咒。路德对此毫无把握。

现在，路德不得不用其他方式寻找上帝，但路德没有得到保证。所以这是第二件事，保证。加尔文相信这会帮助人们得到保证，但它给很多人带来了许多痛苦，你知道的。

好的，第三件事。在加尔文时代开始的第三种批评甚至与他本人有关：如果你提倡双重选举，那么你对上帝有什么样的理解？这就是圣经中的上帝吗？人们开始问这个问题。圣经中的上帝会这样做吗？他会选择人们得救，选择人们堕

落，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回应，等等？所以，这确实开始质疑加尔文所描绘的上帝的本质。

这就是加尔文所得到的三种回应，我们将在下个世纪，即 16 世纪、17 世纪和 18 世纪看到这些回应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将看到它们是如何展开的。好的，这就是宿命论。

说到加尔文，你总会谈到选举。这里自然是谈论这个话题的地方，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观念，这种观念没有教导选举，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观念是尽你所能，上帝会救赎你，等等。那么，对此有什么问题吗？让我先离开这里，回到笔记本电脑上，我需要它。

但关于这一点，关于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还有一件与加尔文有关的事情要做。好的，最后一件事。这是加尔文的两个王国教义。

好的，两个王国的教义。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好的，那么这两个王国是什么？一个是上帝的王国，另一个是我们生活的世俗秩序。所以，你知道，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在他开始传道时说，上帝的王国近了。

悔改并相信福音。这样，你就拥有了神的国度。另一方面，你拥有了你所生活的政府。

现在，每个基督徒都生活在这两个王国中。每个基督徒一方面生活在上帝的王国中，另一方面也生活在日常王国、人类的王国中。所以，就加尔文而言，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王国。

你不应该混淆这两个王国，上帝的王国和人类的王国。上帝是这两个王国的创造者，但你不应该混淆它们。好吧，有一群人确实混淆了它们。

他们被称为再洗礼派。再洗礼派将这两个王国结合在一起，而上帝的王国，对再洗礼派来说，就是民政。加尔文说，你一定不能混淆这两个王国。

我们需要谈论上帝的王国。我们需要谈论人类的王国。这两个王国都是上帝所命定的，但如果你混淆了这两个王国，你就会有麻烦。

所以，加尔文必须区分这两个王国。现在，当谈到人类王国时，当你生活在这个日常世界里，生活在政府统治之下时，加尔文不想要的，而他就生活在政府统治之下，他不想要的是对政府的极度屈从。一方面，你不应该如此屈从于政府，以至于你不会指责他们的不公正。

但另一方面，他不希望陷入无政府状态。他也不希望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么，他想做什么呢？我试图采取一种中间立场。

好的，现在，我认为上帝的国度很容易理解。上帝的国度、基督里的生活、基督的身体、教会以及你在教会中的生活。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过多谈论加尔文在这里试图表达的意思。

但是，我们来谈谈人类王国吧。基本上，就他而言，我们将讨论公民政府。我们将讨论公民生活。

我们将谈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我说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过多谈论上帝王国的生活。愿上帝保佑你们在教堂里的生活等等。

但我认为，谈到加尔文，谈论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生活非常重要。好的，首先，就他而言，政府有两个主要职能。请记住，他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时代，与我们的世界不同。

然而，民政政府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维护公共秩序的公民职能。所以这是民政政府的工作。

这一点没有改变。在西方文化中，美国总统应该维护公共秩序。而这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好吧？是谁把塞尔维特烧死在火刑柱上？是加尔文还是政府？是政府。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因为异端邪说就是公共秩序的瓦解。

所以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好的，这是一件事。好的，现在政府的第二个职能，就加尔文而言，政府的第二个职能是宗教职能。

政府也有宗教职能。这也是加尔文被带回日内瓦的原因之一：帮助政府理清其宗教职能。但在宗教职能方面，政府应该保护教会，确保教会不会受到亵渎、亵渎神明等行为的侵犯。

它应该维护教堂。就加尔文而言，这甚至是为了建立教堂的公共结构。好的，你如何建立教堂的公共结构？你通过收税、建造建筑物和雇用牧师来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知道，欧洲许多国家仍然在征税来支持公共教堂、建造教堂、聘请牧师等等。因此，公共职能非常重要。我们在美国不这样做，因为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实行政教分离。

但是，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所以在美国，我们不会建造教堂、雇佣牧师并支付牧师的薪水。但在那个世界，加尔文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甚至延续到了现代世界。欧洲仍然有一些国家通过征税来建造教堂和支付牧师的薪水。

现在，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考虑这一点，但在西欧的某些地方仍然如此。好的，就他而言，这就是两个功能。好的，星期一你需要休息五秒钟。

星期一早上，愿上帝保佑你们。不过，我们可以这样做。你们当中有人星期一早上有 8 点的课吗？露丝，你们有，愿上帝保佑你们……看，这不是很好吗？你们有 8 点的课，9 点、10 点的课。

到你去教堂的时候，你已经上了两节课。你为此感到高兴。但是，是的，我们喜欢……还有人上 8 点的课吗？有人吗？没有？你们没有 8 点的课吗？好的。

你到头等舱了吗？好的，好的。花五秒钟时间伸展一下，休息一下，再伸展一下。我们要把休息时间录下来吗，特德，还是我们可以安排休息时间？我们可以安排休息时间。

谢谢。我很感激。很难解释我为什么给人们、学生休息的时间。

好的，你还好吗？好的。现在，关于人类王国还有一件事。有很多他所谓的公民当局。

有地方长官、王子、法官、执法人员等等。但在加尔文时代，有很多市政当局。当然，这些都不是民选的。

他所生活的社会不是民主社会，不像我们熟悉的民主社会。所以，你不是在选举王子。他们之所以是王子，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家族中。

你知道，其他职位都是由法官等担任的。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学习一些东西。他觉得加尔文认为你应该这样做；他觉得这些人地位很高。

加尔文认为你应该真正尊重这些人。你应该尊重政府当局。而且，你应该尽可能地认识到，这些人是在上帝的旨意下工作的。

这些人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上帝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上帝把他们安置在那里，是为了做我们谈到的事情，维护公共秩序，履行宗教职能和责任。

如果碰巧，如果你碰巧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政府当局之下，上帝保佑你，而他却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加尔文说你必须服从，你必须受苦。所以如果你处在一个相当卑鄙的政府当局之下，或者类似这样，那么你仍然必须服从那个当局，你仍然必须在那个当局之下受苦。这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现在，卡尔文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结束了《基督教要义》，因为他在《基督教要义》的结尾说，复仇者会来处理那个人。但我不知道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好吧。

所以，但是他给予政治家的地位，如果你想用这个词的话，他给予他们非常高的地位，因为他们是靠上帝的旨意在那里的。现在，我对我们给予政治家的地位有点担心，因为我们不是经常倾向于贬低政治家和公共服务人员吗？我们不是倾向于吗？这里有政治研究专业的学生吗？那么，我们不是倾向于贬低他们、取笑他们、贬低他们，那些公共服务人员吗？好吧，加尔文不会参与其中。加尔文认为他们在那里是靠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必须非常尊重他们。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认为情况有些不同。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从加尔文那里学到一点东西。好吧，这里还有几件事要说。

加尔文确实允许正义战争。他确实允许正义战争。他是一位优秀的奥古斯丁主义者。

他和奥古斯丁一样有信仰，也和路德一样有信仰。他允许政府使用暴力。他允许正义战争，只要这意味着维护公共秩序是必须的。

所以，加尔文不是和平主义者。当时也有其他人是和平主义者，但加尔文不是和平主义者。好的，最后我们再提一下我们与公民政府的关系。

如果必须在政府和上帝律法之间做出选择，早期基督徒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永远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如果碰巧有选择，你永远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然后你必须愿意为遵守上帝的律法而受苦。但这不是必须做出的选择。

如果他们强迫你做出选择，你就别无选择。你总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如果你良心上觉得你不能遵守民法，那么上帝的律法总是优先于民法。

因此，两个王国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存在。我们生活在天国。教会为加尔文作证，但我们也生活在这个日常世界，我们必须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做个好公民，认识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

好的，这就是两个王国的教义。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在这里花几分钟谈论约翰·加尔文，然后我们再开始下一讲。加尔文的生活、工作、神学，以及我们与约翰·加尔文讨论过的所有这些东西，有什么内容吗？他试图回答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问题。

他试图忠实于由路德等人发起的宗教改革。他经常试图在宗教改革期间的争论中采取中间立场。但是加尔文还有什么让你感到困惑的地方吗？你相信这一切

吗？你相信加尔文所教的吗？那么，这些教义是主要教义吗？对于这门课程，如果我们有一门关于加尔文的课程，我们显然能够更深入地探讨这些教义。

但对于这门课程，我尝试选择那些真正能反映他那个时代的教义。所以我认为这些是他的主要教义，但它们也反映他的时代，回应罗马天主教会等等。这就是我特别选择这些教义的原因。

它并没有穷尽他的全部教义，但它为你提供了他的主要教义的亮点。你使用的教科书也是如此。这里关于……他在研究所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些教义中的每一个。

但还有其他事情吗，卡尔文？没有？我们肯定会在星期五早餐时进一步讨论他。约翰·卡尔文。好的。

好吧，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开始第三堂课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了。

第三讲。这一讲是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宗教改革的回应。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宗教改革的回应。

我需要更换 PowerPoint。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宗教改革的这种反应通常被称为反宗教改革或天主教改革。所以这两件事是同义词。

它被称为反宗教改革或天主教改革。好吗？现在，如果你快速看一下你的提纲，我要做三件事。我只想提一下宗教裁判所。

我要提到耶稣会的耶稣会士。第三，我要提到特伦托会议，以此来了解罗马天主教会如何回应宗教改革。好的。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三件事呢？我将如何处理这三件事？我对这三件事的处理方式是从对罗马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本能反应，即宗教裁判所，转变为对耶稣会的成立做出的更为慎重的反应，再转变为对特伦托会议做出的更为慎重的反应，这历时 18 年。那么，这有意义吗？我们将从本能反应，即消灭新教徒，

转变为更易于管理的耶稣会，再转变为用 18 年时间更加安定下来，以弄清楚我们将如何应对宗教改革。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

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宗教裁判所。好的，宗教裁判所。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下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是教皇设立的审判异端的法庭。这就是宗教裁判所的定义。教皇设立的审判异端的法庭。

这就是我们对宗教裁判所的描述。好吧，现在，是格里高利九世，这是他统治的时期，或者是教皇 1227 年至 1241 年。格里高利九世设立了他所谓的宗教裁判所委员会。

好的，现在，如果你看看这些日期，就会发现那是他担任教皇的时候。如果你只看一分钟这些日期，你会说，等一下，这是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宗教改革发生之前的宗教裁判所委员会发生了什么？嗯，实际上，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宗教改革前的活动。

宗教改革不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也不是从加尔文开始的。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天主教会就曾发生过许多事情，教皇对此非常非常不满，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挑战了罗马天主教会。

因此，格里高利九世决定成立宗教裁判所委员会，专门处理异端邪说。因此，异端邪说已经存在，或者我应该说，他认为的异端邪说已经存在。因此，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的成立时间早于我们讨论的时代，早于宗教改革。

好的。好的。现在，让我告诉你他们的方法，这些人进去试图弄清楚城里是否有异教徒时使用的方法。

宗教审判委员会的方法是这样的。它有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方面。所以，宗教审判委员会会来到你的城镇。

好的。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所有镇民。他们会举行一种庄严的集会，召集所有人。

好的。在那场庄严的集会上，他们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知道这个镇上有异教徒。所以，我们会给你时间承认你是异教徒。

如果你现在就承认，那么你的惩罚会很轻。所以这花了几周、两周、三周、四周的时间。但这是宗教审判委员会开始的第一步。

当然，它开始让镇上每个人心生恐惧。所以，好吧。好吧。

然后是第二步。第二步是，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对整个城镇进行系统性搜查，并尝试处理你认为是异教徒的人。好的。

这件事发生不久。我们不能完全责怪格里高利九世，因为这件事直到 1252 年才发生。但在 1252 年，酷刑被允许了。

因此，当你穿过城镇并试图找出这些异教徒是谁时，罗马天主教会允许使用酷刑。你实际上可以通过折磨人们来承认他们是异教徒。所以这是第二步。

然后你只需要两个证人证明这个人异教徒，这就足以定罪这个人了。所以这是第二步，真正找出城里谁是异教徒。所以，好吧。

这就是第二步。好的。现在，第三步是将异教徒移交给国家。

教会会把异教徒烧死吗？不，这不是教会的工作。把异教徒烧死是政府的工作，因为政府的工作是保护公众生活，而异教徒是对公众生活的威胁。所以你把异教徒交给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会做两件事之一。

要么把他们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几百年后，我们看到塞尔维特在日内瓦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要么把他们宣布为异教徒，但要受到其他惩罚，比如殴打等，公开殴打。所以有两种方法，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方法。

好的，所以这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好吧，现在让我提一下，我可能没有时间让克莱门特七世出席，这些是克莱门特七世担任教皇的日期。让我先提一下克莱门特七世，然后我要宣布一些事情，但克莱门特七世来了。

注意他的日期与格里高利九世的比较。我们谈论的是几百年后，几乎 300 年后。当时克莱门特七世上台，宗教裁判所衰落了。

宗教裁判所在那 300 年里逐渐衰落。但请注意，当克莱门特七世上台时，他正值宗教改革时期。因此，克莱门特七世随后恢复了宗教裁判所。

他让宗教裁判所重新焕发活力。我们将在周三讨论这个问题。谢谢。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关于加尔文神学的第 6 节课。